



(资料图片)

晋阳拾零

《晋水志》往事

李海清

晚清举人、晋阳名士刘大鹏先生著作等身，给后人留下了一大笔文化遗产。这“等身”毫不虚夸，是实实在在的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其著述有35种，272卷，另有《退想斋日记》200册。他一生勤于著述，1942年农历七月十九，即在他去世前5天，还写了最后一篇日记。

大鹏先生的诸多著作都是手写本，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，正式出版了《退想斋日记》(删节本)和《晋祠志》，其他作品大都因种种原因散失，只有极少数留存于世。在留存的作品中，以《晋水志》的经历最为奇特。

当时的晋水，以每秒1.8m的流量，浩浩荡荡地通过四条大河和无数渠沟，灌溉着3万余亩土地。是晋水流域30多个村庄百姓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，也是晋祠名胜风景区的灵气所在。而大鹏先生的家乡赤桥村，紧靠晋祠，山相连水同脉，世世代代依靠晋水生活。大鹏先生的父亲刘明老先生，世称“善人”，也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。他对儿子刘大鹏说，晋水造福一方百姓无数年，但翻遍所有地方文献，缺乏关于晋水的详细资料。虽然你在《晋祠志》中有《河例》的记载，但却不是晋水的全貌。“不足以报晋水之德，大有负于晋水矣！”于是指示由刘大鹏担纲，带领孙子们“专志晋水，独编一书”，即专门编纂一部《晋水志》。大鹏先生于是立即动手，自己担任总纂，给4个儿子分配了任务，有的收集资料，有的用小楷誊抄，有的负责校对。为求翔实，收集资料当然要跑遍全流域，步量各条小渠小河距离，查看水流走向……而每写成一个章节，即交刘明老先生监督把关，核实修改后作为终审定稿。经数年的辛苦，于清光绪三十四年(1908)杀青，刘明老先生还专门给这部书写了序言。这部地方文献巨著，凝聚了刘家三代人的心血。当时就有许多乡贤、文化人传阅过，认为“博洽详明，搜罗富有”。还有人写诗赞叹：“闻道君家乐事多，祖孙父子互观摩。篇成皆有椿庭训，征信无虞作易讹。”

晋祠老一代文物工作者张友椿先生(1897-1966)，热衷于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有详细介绍：《晋水志》手抄稿本，有13卷，分定6册。每页20行，每行25字，11个大纲。有源流、用水制度、各村的水程、受益水田亩数、河工伕役征用规定、因晋水引发的多起案件、历代有关晋水的碑文、

祭祀水神的仪式、祭文等也一一记录。张友椿先生说：“(此书)纲举目张，了若指掌，各卷之首冠以小序和河图……藏赤桥刘宅，(但)失掉首册。”他还提到，1936年，当时南京的民国政府“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”，征集全国各地的水利专书，曾派人来照抄过这本书。

这么重要的一部地方文献，其命运如何呢？1982年，为编纂《太原市南郊区志》，曾发出过《征集编纂区地方志资料的通告》，但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《太原市南郊区志》编成，也没有征集到这部书。1986年，刘大鹏先生的《晋祠志》出版时，点校者慕湘将军在《序言》中说：“然《晋水志》已佚，虽多方搜求不可得。”所以，他在《总目录》的附录里《晋水志》条下注明“缺”字。

谁料，这部被认为“失掉”“已佚”的《晋水志》首册，却出人意料地出现了。

1992年，赤桥村来了个文物贩子，在大街上吆喝着收买文物。一位老太太拿着一册线装的手抄本来卖，文物贩子一见，眼睛都亮了，马上以10元钱成交。正当他要把书装起来时，该村17岁的小青年温洁恰巧路过，小温很喜欢地方文化，见此情景，把书夺了下来，说：“这本书不能出村！”他给了老太太15元钱，自己把书收藏起来。这就是《晋水志》第一册4卷，后来他把这本书无偿捐献了出来。

有意思的是，原先看过此书的人，包括作者大鹏先生，在提到这本书时都说是《晋水志》。而张友椿先生在这部书的《目录》后，用篆书写的书名也是《晋水志》。这本书被发现后人们才知道，封面上的书名是《晋水图志》，书里有手绘图。

晋祠博物馆对这本书非常重视，决定出版影印本。为求得“全璧”，曾根据张友椿先生提供的线索，专门派工作人员赴南京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其余5册的抄件，结果也没有找到。便把幸存的这一册于2017年影印出版。

留存的这一册，是十分重要的地方文献资料。书前的4个《序》、凡例、总目录，两幅《晋水源流图》，以及当时几位文化人写的《跋》和读后感等一应俱全。其余如水源、各条河的灌溉情况、暗渠、石塘、八角池、鱼沼泉、龙门堰等，都有详细记载。在晋祠古堡早已拆除，有关晋水的碑碣大多被毁，许多相关民俗文化失传的情况下，这部手稿保留的历史信息尤显珍贵。

老太原百花稍梅

李拉弟 文/图

百花稍梅是老太原的传统风味小吃，稍梅，是本地独有的称呼，别处叫“烧卖”。常言道：“稍梅好吃难和面，皮薄调馅撒花难。”撒花要用活心的枣木擀杖，称为“走锤”，亦叫“枣锤”，是专门用来擀制稍梅皮花褶的定制工具。褶子打得越多，包好稍梅的花牙就越美。

老太原成名大师傅、上世纪60年代晋祠饭店经理刘春华老人曾说：“稍梅好看在它的边花，好吃在它馅上。从边花来说，分上、中、下三等，撒花在108次左右为上品，72次左右次之，36次左右又次，36次左右属于初学。稍梅煮熟后‘夹起来像个钱兜兜，放下去是朵银花花’。当然皮是表象，灵魂还是

馅子。稍梅馅子与包子、饺子馅相似而又不同，吃到嘴里两叉流油味道美。皮、馅两者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”

太原稍梅的馅料多种多样，传统的稍梅都是羊肉馅。近几年来，稍梅已不再是饭店专属，就连乡村宴席上也频频出现它的身影。馅料也就日渐丰富，羊肉、三鲜、牛肉、猪肉都有。但与传统名吃头脑匹配的一定是羊肉馅稍梅。

撒好的稍梅皮薄如纸，圆如盘，边花多，挑成的稍梅馅大、香醇、利口，放在笼里，犹如朵朵雪梅。“奴家身材小，爱穿白衣裙。如同稍枝梅，体态最轻盈。”这首小诗形象地描述了稍梅的特征以及太原人对其的喜爱。



方言俚语

“贱活”

苏承慧

洪洞话里有“贱活”一词，形容动植物生命力强，对生存环境条件要求不高。其中，“贱”形容动植物不娇气、要求不高，作褒义词。洪洞话里还有“贱做贱干”一词，形容人爱好劳作、闲不下来，算是对“勤谨”的另一种阐释。

动植物要生存，离不开一定的环境。环境严苛到什么程度才会成为生命禁区，人类目前似乎还没有研究透。人们知道的是，撒哈拉沙漠里的干渴、南极洲冰盖下的寒冷、马里亚纳海沟底的重压，都没有阻止生命的繁衍。或许，“活”是生命的核心，“贱活”是生命的本质，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余华《活着》中的主人公福贵来。

微生物、植物、动物，都有极其“贱活”者。不同生物之间，甚至同一类生物之间，都无法用单一标准比较“贱活”程度。比如，播娘蒿要比狗尾巴草发芽早，狗尾巴草要比麦蒿耐霜。

洪洞人说“贱活”，用的是综合评判法，既看单项指标，也看综合效果。比如，杂草比田禾苗“贱活”。种庄稼，杂草挤到庄稼地里抢肥夺水蔽蕤一片，田禾苗只有瞪一瞪黄眼、勒一勒裤腰带、有进气儿没出气儿的份儿。杂草里最“贱活”的要算前半年生长的播娘蒿，后

半年疯长的马唐、稗子、马齿苋、牛筋草。树木里头，用材林比经济林“贱活”，比如，杨树、槐树比桃树、杏树、苹果树好伺候，至于柳树，那是树木中的超级“贱活”者。

洪洞人也对身边的动物进行“贱活”打分。一般情况下，狗的得分高于猫，马、牛、骡子低于驴。一种动物成本低、风险小、易饲养、耐遭磨，就会被洪洞人归入到“贱活”下。当然，动物的“贱活”与否，其着眼点仅在于是否好养活。养了狗，不会指望家里的老鼠销声匿迹；赶着毛驴，不眼热身边疾驰的快马，毛驴更善驮。

洪洞人也经常将“贱活”用于人，比如“人老说这‘贱活’、那‘贱活’，实际上，天底下人最‘贱活’了”，这时候的人只是集体名词，不能专指某人。在洪洞人眼中，穷人家的孩子比富人家的孩子“贱活”，迟钝些的人比聪明人“贱活”。这从俗语中看起来，比如“娃娃安，受饥寒”，穷人家的孩子更易受饥寒；憨的蠢的，撑得滚哩”，“撑得滚”就是“贱活”活生生的画像。

人的“贱活”不同于动植物。动植物的“贱活”，只需要看谁能更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；人的“贱活”更考验的是精神状态。